

报纸情缘

□ 杨进峰

人在晚秋

□ 谢观荣

假如可以
我想跟秋叶一起飘落
感受跌入大地怀抱的欣喜
还有那愧疚很久的疼痛

从春到夏
我总有失重的漂浮感
只愿自己是只风筝
线永远牵在故乡的手心

指南针在我身上
总是指着一个方向
那不是南
也不是北
只怪故乡的磁场太强

如今已到晚秋
故乡树叶即将落尽
我却蓬头垢面
与美丽故乡格格不入
但亲人一定还会认出我
我是故乡长出来的叶

有时想想
晚秋也没什么不好
如果坐在故乡的田头
我可以在落叶上写写诗
还可以跟着鸟儿唱唱歌
那种自由的心情
一定会温暖漫长的寒冬

滕州怀古
赠怀真贤弟

□ 牛飞雁

常造文公地，
每思善国名。
山川留胜迹，
草木别有情。
漷水清声远，
龙山秀色明。
风云多变迁，
岁月太峥嵘。
唯有龙泉塔，
超然立故城。

书香

□ 冯磊

据说，我家祖上颇有钱。我说这话，并没有阿Q“我家祖上比你们阔多了”的理直气壮。毕竟，周大先生并没有说明早年老Q家究竟有多阔。至于我，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所谓“颇有钱”究竟有钱到什么地步，自己也不清楚。

我恍惚记得，祖母曾经说过，我们家里起过高楼、养过两头牛和一匹马。记得幼时，跟随父亲爬到屋子的小阁楼上去，阁楼上的搁板都是上好的杉木板子，上面漆着洋文，至于是德语还是英语，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父亲是高小毕业，祖父在农村是个咬文嚼字的人，但也仅仅是读过私塾而已。

我记得父亲曾经从搁板上拎下来一捆捆的旧纸包，那纸包被丢弃在堂屋的地上，溅起很多的灰尘。撕开纸包，那是一些书籍。有的书本时间长了，翻开来会发现蠹鱼（也叫做银鱼，外面是一层薄薄的银丝，里面往往有一只虫子。长大了，知道这就是书蠹）。

家里有几本书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。在那个靠赚工分糊口的年代，更有优势的其实是敦实的庄稼汉：能干，踏实，年底结算时的工分高，得到的钱就稍微多一点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家里始终保存着那几摞旧书的原因，大约不仅仅

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，不论是坐在公交车上还是在路上行走，甚至在影院等待电影播放的间隙，都能看到有人打开手机浏览网页。如果是在办公室，几乎人人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，全国乃至世界的新闻看个遍，想看什么有什么。

于是乎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报纸成了辅助读物，一切信息来源都依赖于网络。然而，我却始终钟情于报纸。有人说我老土，有人说我out了。然而，我钟情于报纸有我的原因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报纸。那时候，家里很穷，每逢春节，卧室的墙是买不起白纸糊的，于是，就用废旧报纸糊。那时，每逢春节前夕，城里的街道两边，会有好多人带着秤推着三轮车卖废旧报纸，农家人几乎家家都要在此时买报纸回家糊墙，那一辆辆装满废旧报纸的三轮车周围，都会围满人。那时的废旧报纸，收购站是收不到的，大多数报纸的订阅者将报纸攒到年底，这

时，废旧报纸就成了农人家的抢手货。

农家人在卧室的墙上糊上报纸，不到第二年春节时是不会换的。打我有记忆起，就记得父亲指着报纸上的大标题教我识字，教我看报纸上的插图漫画，那花花绿绿的彩图，我每天都要用手抚摸好几遍，并指着我学会的字读起来，每每此时，大人们会夸我聪明，极大的增加了我识字的兴趣和爱好。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教我识得的第一个字是“人”，待上小学时，我从报纸上认识的字已有上百个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经常有人在学校门前卖《小学生报》，我想看报纸的热情不亚于追星族去看明星的演唱会的狂热。为了能够买上报纸看，我常常骗父母说要买铅笔橡皮，向父母要钱，钱都用来买报纸看。但向父母要钱时间长了是骗不过去的。那时适合学生看的报纸四分钱一张，于是，我们十多个小伙伴组成联盟，你今天买，他明天买，我后天买，

不论谁买来报纸，大家轮流看，这样我们几乎每期报纸都能看到。

到了中学，我有了劳动能力，暑假里，割青草、挖药材卖钱，把卖的钱用来订报纸。当我接过邮递员的订报单，上面的报纸名录让我眼花缭乱，每一份报纸我都想订，但毕竟自己财力有限，最后挑挑拣拣，订了份《中学生学习报》。虽然那份报纸一周只一期，但我的生活多了一份期待，也从阅读中感受到了无限的快乐和乐趣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有了固定收入，可以随心所欲订自己喜欢的报纸。工作一天回到家里，沏一壶热茶，翻开报纸，阅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，那种感觉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

如今，有人说从网络上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，不必花钱再订报纸，但我认为，报纸是无法替代的。首先，报纸是浓缩了的信息，里面的文章经过了编辑们的精心挑选，把最有效、最真实、最适合大众口味的

信息及时传播出来。而网络上，虽然信息琳琅满目，但良莠不齐，甚至还有虚假信息。还有人说，网络上能够查到任何想要的信息，但我觉得这句话未必尽然。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，假如你要从网络上查阅词语“不假思索”，假如你误写成“不加思索”，百度一下，到处都有文章中写成“不加思索”。如果从网络中要获取知识，被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欺骗是难免的事。其次，就是最直观的电视，虽然形象生动，但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。再之，一切电子产品，都有辐射，都会损伤身体，并且对眼睛的伤害远远大于纸质媒介。而报纸，携带方便，随时随地都可阅读，就连上厕所都能观看。看报纸兴奋之时，还可圈点，随后写点小评，看过后放置起来，哪天觉得有用查阅起来也很方便。因此，互联网虽然发达，但我却始终钟情于报纸。

磨练是一种财富

□ 刘贤磊

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是古人总结的磨练途径，其实，平实的生活最能历练人的意志，使人坚毅。

记得小学时，家里生活还不富裕，教室连电灯都没有，课桌腿是用土坯砌起来的，桌面是水泥板，板凳是自家带的，窗户是用玉米秸挡的，或塑料布糊的，透光很差。夏天还好，课桌比较凉爽，室内比较阴凉；可是到了冬天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没有炉子取暖，冻得手指发麻，写几个字，手就不听使唤了。熬到初中，生活大有改善，但还是没有什么“营养”可言，每天跟父亲喝白水煮面条，到了第三节课就饥饿难耐了，长期的艰苦，我有点营养不良。有次上课时，我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，直冒冷汗，被同学们送到校医那里，经诊断是低血糖，需要增加营养。初中毕业时我的体重是42公斤，身高是1.43米，我记得很清楚。

生活的艰辛还可以忍受，但初次离家的思乡之苦却无法排解。去陶庄读书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，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母亲送我到学校安顿好了后准备回去，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，以至于第一个星期回家就产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。后来，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才慢慢适应。煎饼、咸菜伴我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生活，在上初中时，虽然不用住校，但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中午也要带一些饭，煎饼咸菜是经常的，偶尔有个鸡蛋。在八中上学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回家带一次煎饼咸菜，如果有一天胃口好，多吃了两个煎饼，那周五或周六就要挨饿，因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就十元，还要买参考资料。

十几年学习生涯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给我送饭，高三复习比较紧张，有时回家一次带两个星期的饭，有时是父亲给我

送到学校。记得1997年的年底，我几乎到了断粮的境地，正准备回家拿吃的，顺便带点衣服，但天公不作美，上午第三节课就开始下雪，天气极冷。放学后，正琢磨如何回家时，看到父亲在楼下，他带着一包煎饼和我的棉袄正在等我，他的头上和身上落满了雪花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到楼道里去等，他说怕我看不到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眼前的景象一片模糊。

后来到外地上学，家里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这段往事，感慨颇深，艰苦的生活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，穷则思变，才能全力奋斗。没经过艰苦的锻炼就不会有收获，磨练是人一生都受用的财富。

当天与地的关系不再火热
平静下来的水纹
也重新归于成熟和理智
用湛蓝而高远的天空
映照自己

那些水草开始效仿
君子的相处之道
水下世界通透无遗
即使游鱼偶尔
搅起一阵浑浊
也无人附和

历经一番冷与热的变革
秋水在追求
处子般的沉静执着
冷清的早晨
用在水面上的氤氲
吐故纳新 修正自我

于是一泓秋水
比孩童的眼睛
还要清纯透彻
一些愿望在水底
内敛收藏
应和季风弹奏的音节



香”。毛边本我是知道的，五四时期，欧风东渐，鲁迅先生将这种特别的装帧形式引入中国。那时的一些读书人，一边喝茶一边读书，手里捏着薄薄的裁纸刀，边裁边读，颇有情趣。至于连史，在网上查了才知道，竟然是一种嫩竹为原料的纸张，原产于福建连县，是极好的印刷用纸和篆刻爱好者的心爱之物。

从梁实秋的文字来看，老先生也觉得所谓书香是言过其实的。至少，“书香”并不沁人心脾。真正喜欢香味的人士，完全可以去花卉交易中心或女士美容院寻访。读书的时间久了，偶尔就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：前人悠悠后人，从来是不遗余力的。悠悠成功，就被人顶在头上做偶像和鼻祖；有时失败，也不过徒增几分情趣和念想。如此而已。

我们的老祖宗连篇累牍地称赞书香，无非是要后人记住：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这手段和犹太人把蜂蜜滴在圣经上让小孩子去舔是一个道理，虽然初衷美好，却未必就没有善意的谎言成分在内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在城市郊区的一所中学教语文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学生们纷纷作鸟兽散，老师们要加班加点印刷试卷。那时，大家都使用铁笔、蜡纸在钢板上刻试